魚

張洲曰蘇厲止趙伐齊不首言齊而言秦之害與秦則不利與齊則利此固從橫家之常談而辭旨橫佚論說精深李士家亦當究心

# 戰國策譚椒卷第六下

## 趙 輿地見前

### 惠文王 名號見前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爲補曰去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致之故補曰一本喜之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

許應元曰秦豈愛趙憎韓哉直欲兩斃之耳故陽收其名而陰制其利

田汝成曰此段明目張膽直寫秦人挾詐胸臆

非曾深陵於韓也補曰曾恐即增姚云曾本作非素深於韓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爲愛已也補曰秦兩憎韓及以韓爲韓之韓史並作齊說見後且亡韓吞兩周文義明作齊則不順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補曰微下有缺文史作徵兵於韓以威之韓以貳之貳猶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爲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正曰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正曰一本議以爲秦計謀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安邑是元作特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唇齒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正曰大事記中山恃魏楚魏久連兵中山失助而亡今詳

歸有光曰此雖以秦之禍趙切之然天下大勢必至於此非若橫人徒以虛声洞喝諸侯者

此言亦失考年表武靈王二十五年攻中山而秦韓魏齊擊楚敗屈眛亦此時也說見燕魏等策

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得其地補曰盡韓之河史作燕盡齊之北地

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

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

五百里補曰距於云云史作秦之上郡近梗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榆中上郡見前自上郡至榆中則千五百里為是楚有扞關說見前策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也此趙扞敵之關非獨楚有之趙之扞關陸地之關楚之扞關水道之關也

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趙

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言取之易

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虞

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屬鴈門補曰括地志云勾注山在鴈門縣西北

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魯

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

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正曰當作逆曲遇音不顒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兵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並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一本止作唐曲亦缺誤

此代馬胡駒不東補曰胡駒史作胡犬郭璞云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正曰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爾雅崑崙虛之璆琳琅玕李斯傳崑山之玉正義云崑岡在於闐國東北出玉按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故號玉所出曰崑崙

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張洲曰此段言秦之害以見秦之不可與是以告惕之為不當伐齊之根本

黃省曾曰有國者徒以代馬胡駒崑山之玉哉策國而徒以代馬胡駒寶王為名此秦之所以終於秦也

許應元曰著之盤盂猶言勒勳於鍾鼎也屬之酬酢言朝夕用之示不忘其功也

田汝成曰此言齊之兵力足以制秦而庇趙見趙之當事齊

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齊楚魏韓燕補曰姚本五國上有昔者字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爲武王作盤盂之銘補曰言其目見而不忘屬之讎柞讎柞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間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下並同乃西師以禁秦國禁閉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令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自居也史不書反溫軹元作枳並屬河內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正曰括地志云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言臨淮司繆安定秦地亦非溫枳皆河內故當以懷州者爲正反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勃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

張洲曰此段言齊之利以見齊之當與是以利誘之正言齊之不當伐

塞什谷之口當留之道則什近也留後志中年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正曰三公二字有誤史云反高平報柔於魏反至分先俞大道恨柔未詳反文已明括地志云勾注山一名西陘山爾雅云北陵西踰鴈門疑此陘分乃陘山先俞即西俞也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爲上交以其有志爲趙閉秦今乃以邸罪取伐邸抵同坐也正曰姚本作抵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補曰一本事王者之二云今王收齊補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補曰姚云危曾作抱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爲義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正曰就者屈就之收

者收結之是一世之命至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正曰史趙世家惠文十五年燕昭王與趙韓魏秦共擊齊齊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云云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大事記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蘇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按策多爲韓言乃趙籍擊韓而厲爲韓止之者其間事實皆明郡韓而首云伐齊爲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柳馬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爲之說鮑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部補曰音吾爲質於秦而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正曰大事記據此愚疑非此地姚云一作應下同黎東郡有黎即黎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王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補曰鄭朱之對辭氣類左氏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補曰秦紀中更胡傷說見後

羅洪先曰趙習於秦之不與楚商於也亦謂我可以不與秦焦黎牛狐何不揣若是諺曰何以怒許不與許而不與曲在我矣即無禍敗君子恥之

田藝蘅曰戰國許地易地何皆無信若此所以自取禍敗也不過救一時耳

楊慎曰師克在和是時趙魏方睦關與受兵則公子咎制其後幾邑被伐則燕頗掩其歸秦雖暴其能當趙魏之和耶惜其不能守此以擯秦也

伐趙攻閼與後志上黨涅有關與補曰大事記潞州銅梁縣西北關與震關阿葛切與音預趙奢將救之此二十九年破趙關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牽制之正曰夾持之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魏將正曰幾邑名正義云或屬齊或屬魏當在相潞之間幾音機一音祁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補曰按西周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石祁者皆白起則此舉乃起將也按顯王四十一年秦敗趙殺趙藺取離石赧王二年秦拔趙藺虜趙莊藺弓而此言取二城在伊闕戰後史載於赧王三十二年豈戰國地里不常後復屬趙而今爲秦所拔乎赧之三十四年當惠文十八年前一年秦拔我兩城是年秦拔我石城豈即此三邑而石城即離石邪末言戰閼與攻幾事皆因此按史趙奢敗秦閼與在惠文二十九年廉頗攻幾在惠文二十三年今策戰閼與而後攻幾前後不同大事記謂幾本屬齊廉頗取之自是遂屬趙秦師既爲趙奢所敗師還因擊幾故下文稱救幾也又按秦紀中更胡傷攻趙閼與在趙奢破秦次年年表秦擊我閼與城不拔是再攻閼與也與策亦異大事記從史書之而不辨當詳之

張洲曰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故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此仁者之言也趙王曰不好鄭同乘机而以道義說之無不可者乃引喻以言兵之不可已噫亦陋矣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辯博之士補曰秦官有博士或戰國儒士有此稱姚本作博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補曰故爲反辭也鄭同因撫

龍德乎曰徂喜即徂詐意

田藝蘅曰善于一轉甚有巧力許應元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豈可去者先王之治兵也曰除戎器戒不虞而已豈好兵哉文德之不修而徒日尋干戈焉曰吾將以安宗社拓壤土也能無亡乎有寵好兵此州吁所以殺也

田汝成曰喻得切有以動之

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徂喜也徂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正曰徂猶揚雄所謂徂詐也言此固詐者之所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補曰故固通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日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元作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未詳萬金之財時補曰一本標作特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沱雎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有佽非

李陰曰一作戰國守禦同

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爲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補曰吳越春秋慶忌吳王僚子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一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禦亦守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爲諱今舍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樓緩將使伏事聲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聲曰以隱伏之事要

楊慎曰此策當與秦武王甘茂息壤之盟同觀然皆不出二子所料若方之不逆不億者相去遠矣

王使信巳也正曰伏事句隱秘之事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文張他國人正曰無考也善宋宋王善之正曰此引前事惡公子牟夷元作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況巳乎正曰寅然上下有缺誤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補曰中牟趙邑也見前策趙敗長平後欲割地構秦樓緩自秦來趙王與之計云云此章皆不可考以中牟反入梁或者秘謀之事歟

訥相卿曰甘茂之伐宜陽也要以息壤之盟而不能止解兵之召趙王不入候者之言此其過秦遠矣

張洲曰奢此言當矣惜平原不能用耳至斷安平兩言必居一確有真見亦人情之必然者若欲自將云云於理則是而處巳則非也

樓子有言矣此言姦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盆補曰盆符分反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令補曰姚云一本無大事記去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

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補曰大事記并刪夫子二字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補曰一本此作甚也應上甚哉蓋反覆嘆惜之辭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

許應元曰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而奢已舉燕甚言不必求安平君也

田汝成曰服君趙之賢將擯棄不用而借才於異國趙之無政甚矣

歸有光曰智則奚以趙之強爲又本之人情以明安平君雖來無益於趙

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謂即墨之役也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之仇正曰人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蚤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栵敝羽毛謂箭栵即裂字正曰羽毛即羽旄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

田汝成曰是軍也作是夏得三城亦通
田藝衡曰多懸釜而炊四字大事記無此七字

劉黃裳曰只宜作安平君是

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補曰未詳恐上下文有缺誤懸釜而炊前章圍晉陽云此時或有水害大事記無夏止炊七字云已而得三城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爲雉果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爲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正曰史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孝成王元年田單將趙師攻燕及韓二年田單爲相此稱都平君是仍齊相之稱都平即安平也故大事記俱作安平君魏策長平之役平都君云云不言是田單也惠文三十年正趙奢破秦軍閼與後一歲單未至趙也疑三十年下有缺文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稅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補曰馬服注見秦策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西山上謂之馬服山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

歐大任曰衆即下十萬二十萬之謂

許應元曰帝王之師奚事三萬革車三百虎賁三千武王所以克殷也
田藝衡曰李陵欲以五千兵橫行匈奴所以輕戰而敗

何孟春曰田單之論真不知兵矣彼所謂用寡亦奇勝耳而謬稱帝王誣矣且用奇不若持重持重者百不一失用奇者一戰不勝所損良多是以古人尚節制也

田汝成曰引譬跌宕橫佚是深於兵法者

吳干之劒吳王使干將云鑄之故云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匜盥器補曰荀子作刻蠡盤盂注銅器引策文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迫補曰薄音搏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爲鑕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補曰言劒雖利然薄之於柱質之於石而擊之則不敵於柱石之堅必折且碎一本之謂作之類荀子注引吳干將且夫吳干之劒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元作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元作罕下同正曰一本作罕是下同竿即罕字鍔同刃鋒也譚蒙須之便鉤劒頭鐶



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爲劒繩猶蒯緱也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爲繩正曰鉤亦劒屬姚云曾本須作項亦未詳補曰鐔徐心反而手斷若無十餘補曰恐即上文萬字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平時團集非烏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爲燕

劉黃裳曰所論最是乃萬全之兵也

苛應元曰就以齊事論事深中肯綮

張洲曰談兵者或主少或主多雖各有一理而以戰國事執論之則地醜德齊權力相尚強者勝怯者敗兵多者強兵少者怯馬服之言是已田藝蘅曰此只論兵耳獨不論將何哉將兵與將將者不在多寡之間也許應元曰吳氏論將亦有未盡王翦伐齊請以六十萬人翦豈不善將哉所處之勢然也韓信國士無雙亦曰多多益辯信亦不貴少也如徙泥曹公赤壁之敗符堅淝水之奔鮮不以寡致敗矣必曰善將兵者多亦勝少亦勝不善者反之

昭所破故云正曰能具云云即下去齊以二十萬衆攻荊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今者齊韓相方**方猶比猶敵也**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索猶求之**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一角豈能合圍**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虧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補曰兵不期多少商敵為數此論是已而有所未盡以其論兵而不論將也單之破燕蓋乘衆之憤懈而設奇駭之奢之侵闕與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其後卒以計敗秦而長平之役括以四十五萬之衆而不免於白起將善則能以少而勝不善則雖多而亦敗爾雖然人知少之害而未知多之累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赤壁將非不善也故韓信之論高帝曰不過能將十萬而多多益辯獨信能之論兵者可以不知將哉

楊慎曰人常以所愛奪於所尤愛長安君太后

##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補曰名丹赧王五十年丙申

### 趙太后

惠文王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

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尤愛也況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太后之從左師觸讋言者得其机故也不則初之愛者何心而後乃容君使之哉唐順之曰觸讋可謂善處人毋子之間矣王維禎曰此一段叙事如身手其時者安得不動人曰

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長安孝成毋弟補曰索隱云趙亦有長安今地缺按趙世家封長安君以饒正義云即饒陽也明長安是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補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按說苑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願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史云胥之入徐趨而坐胥字當是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今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以余有丁曰按此是惠文王后吳桂已前主父死束說近之歸有光曰先以食息起居相勞所以和其心氣此最善說者董份曰不以少子不足以發開端最妙

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補曰望見太后姚本復有太后字史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補曰鬻粥同姚云一本去鬻字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屍祝之服所謂袨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著皂衣正曰袨服韻書好衣也按晉輿服志秦人以袀玄爲祭服鮑其誤以袀爲袨乎增韻黑衣戎服左氏均服振振均即袀以下文衛王宮推之戎服是也補曰數史作缺願令一本願得以衛王

林夢鶴曰古太后亦只稱意

唐順之曰鄴侯說德宗無廢太子亦得此意

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之辭補曰沒史作昧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塡溝壑而託之死則塡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媪女老稱后太后女補曰一本標媪一本作太后太后稱媪非也春秋後語並作太后媪烏老反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許應元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龍言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亦然

按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國陳翠愛少子之說而許與趙太后愛少子事相類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失意於燕乃反爾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補曰史此下有曰字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補曰一本作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正曰位字上下文可考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田藝衡曰計短應前計久長

陸深曰既載左師觸讋之言而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

徐中行曰觸讋樂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庭怒罵于座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二士有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虎

謂觸讋諒毅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二士有焉補曰程子釋易納約自牖曰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謂張良招四皓輔太子亦然愚謂二事同傳可也燕策陳翠說太后章與觸讋類亦可並觀諒毅事不同後亦失對辨說見後

王鏊曰攝於大國之間動息由人而反覆如此未有不忘其國者

秦王船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殽地近故云補曰按趙世家孝成二年受韓上黨長平之敗在七年秦惠七年五國攻秦至孝成二年凡五十四年秦惠十三年敗楚藍田距此四十九年又韓襄五十四年與齊魏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絕一日距孝成二年爲三十五年稍近然遠引前事者祇欲言韓之不可不伐耳年表破長平在孝成六年與世家異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

許應元曰善去疾者先治其腹心之虞韓亡而秦無內顧之憂此范雎所以先近攻也

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萬臨勞陽一軍臨太行韓補補曰姚本有此字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年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黽元作黽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惠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補曰索隱云漢景時始稱太守大者衍字愚按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央非衍當時已



唐順之曰爲人臣析圭儋爵受土守之寄而忘挈瓶之義者愧於靳黽多矣

有此稱矣靳黽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人之智不失守罷所守之罷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焉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正曰悉發守兵若不能卒言我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黽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補曰史作十七下同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

張洲曰戰國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曠日持久所得不能喻一城一邑而趙氏曾無亡矢遺鏃之費坐受七十城可不思懼乎及聞趙豹無故之論而曰人臣之義樂禍甚矣欲無亡得邪

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補曰原當作陽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爲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缺因其水爲漕正曰牛耕積穀水漕通糧秦於渭水漕東入河洛或以爲漢出始用牛耕竊以爲古用木耜未有金耜用人耕未有牛耕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犂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犂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正曰地之上者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

許應元曰不用兵而得七十城故不可爲也

十補此二字補曰史此有七十二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救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補曰語告也謂太守有告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補曰縣令說見楚策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補曰此書勉免通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補曰漢書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距秦戰死長平與此異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虒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爲邦者以遠佞人爲急正曰勝禹淺謀非佞也補曰公孫起即白起史王齮非齮秦將有桓齮此恐訛舛

秦趙戰於長平趙補曰姚本此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正曰姚本係作復史同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何如樓昌

田汝登曰辭封入韓與漢書戰死長平不同

詩應亨曰靳尚不失守馮亭不忘義韓故多君子也

茅坤曰虞卿可見者只合從趙齊以擯秦一事按史卷甲作束甲司馬遷曰虞卿

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恐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

按此段論不當講秦

黃震曰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于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于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之說也

唐順之曰從橫之談妙盡於此

按此段論鄭朱媾秦不成

楊慎曰六國之制於秦專在畏兵而割地其後宋氏之困於金元亦坐是弊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爾何事朝秦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

田藝衡曰多用王何如一字文法亦妙

張洲曰此時趙兵新破人人自危略六城而講以圖一時之安亦事勢使然故樓緩委曲辨論主當講者於理亦相似其心未必不忠於趙而爲秦也但講而不能免秦人之無攻不如不講之愈虞卿確守初議卒以集事不可謂非智趙王喪胆於秦易於偷安而能從虞卿之策亦似有不可及者

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稱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補曰正義云相室傅姆之類愚按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云云與樓緩之言相出入辯士之言或過史及新序並作二人是上文人字乃八字之訛若是

李元齡曰此亦人之情故自難言

宦次成曰序二人聞見出入如自擊之且委曲盡情

王鏊曰虞卿以愛王而不攻一句自足以破講之說而動趙王之心矣況先後議論酌有定見理多長于樓緩是以即聽其說而成功也

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辯）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

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樓緩事正曰史云趙郝新序同止其勢必無趙矣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

陸深曰古今主和者率如此

田藝蘅曰前第有負親者二當是地名

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啓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字補曰史此下復有虞卿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

按此段因樓緩以辨講秦之不可

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正曰此五城與後五城賂齊得王五城之五且當從本文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補曰史作功而挑秦禍也史記挑戰爲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補曰新序同史作益強然有愈字亦通益謂增益之也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補曰按此飾說二字與前相應則文有亂脫無疑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

詩應元曰虞卿兩言萬世著蔡

董份曰論偷之害如此明切而其主愚而不悟何也

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補曰史有勝字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

丘濬曰緩以趙且亡何秦之圖一說進聽之者宜十之九矣趙王豈不爲之寒心故卿曰危哉樓子之爲秦也挽回有力非以一繩鈞千斤者哉

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嘗爭爲帝正曰不特此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爲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張居正曰與秦易道若言勝在趙而不在秦也黃震曰戰國之臣惟鞅弄其君以竊富貴甚者倚勢於國而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祿而反禍其國或竊祿其鄰以自禍其宗國忠于所事者惟虞卿也

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衍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則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虞卿可

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鬼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爲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辨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正曰大事記引蘇氏云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非說客也鮑以卿與陳軫並稱軫料事明切不下於卿其厲懷王賂秦而取償於齊意亦類此他雖辯給可善而言稍浮至其往來秦楚爭寵張儀激貴犀首未離說客之習也豈卿比哉

黃震曰魯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閔王之事爲證可謂深切著明矣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補曰姚云錢劉改蕩作湯正義云蕩天郎反相州縣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他國人仕魏也補曰



元和姓纂衍畢公高之後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閔王益弱正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益弱姚本作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稱謚非當時語補曰追書之辭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柰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

楊維禎曰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奔走閔中秦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耶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昭曜千古王世貞曰魯仲連有儀秦之材而近道者也彼其智不欲以富貴害生也又不欲以生掩名

許應元曰平原柄國而喪師辱國故不復敢持論國事

張洲曰魯連深責平原志氣消阻不足與天下大計

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謂齊補曰本先生者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補曰索隱曰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

按衍既知仲連爲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耶

洪邁曰此芋重疊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減省其文便不見得當時反覆諄諄然稱先生尊崇仲連氣象

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元作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補曰韓詩外傳云周時隱者無子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

茅瓚曰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國一大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不蹈東海而死耳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義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補曰正義云舊讀帝過句謂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

愚按此句亦難通過即過甚之義史作過而為政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

陸深曰連意謂威王敗於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無庸足怪者也蓋謂趙之於秦敵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於趙也

眞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于當時而雄俊明辨足為論事之法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柰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斬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毋婢也補曰正義云赴告也今文作訃索隱云下席言其寢苫居廬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正義云而毋婢罵烈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

董份曰比之於僕所以其辱而激之衍既甘處為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死生而駭激之

田藝衡曰三然字自妙何乃多補一則字

楊一奇曰仲連徒知秦之不可帝不知周室所當尊仲連不肯以秦為帝不能必秦不為帝

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補曰嘻句言也句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正曰左傳隱六年納諸鄂注晉別邑路史云在大夏世本云叔虞居鄂未知即此否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于鈍方見能烹醢梁王也

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補曰姚本牖里之車欲舍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補曰索隱云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為萊之夷維人愚即維即維地志維水出密州莒縣東北維山北至今維州昌邑海萊夷即今萊州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

田汝成曰齊閔宋偃至死不忘其愚可為千古笑端

晏璧曰魯仲連其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連矣

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据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補曰一本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史同退上有乃字魯人投其籥籥鑰同關下牝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正曰索隱云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弔之也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

量份曰激昂慷慨雖懦夫吐氣又曰其文亦有驚世肆志之氣

許應亨曰說秦人狂暴之行使人目眥盡裂魯連一世人豪哉

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正曰索隱云謂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臣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補曰飯扶晚反含胡紺反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正曰無已必欲為之而不止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補曰史無兩謂字奪其所

余有丁曰衍庸下人也雖親國利害猶未已至以寵任子奪言彼方恐懼而驚拜也

孫譙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如衍秦易入也

司馬光曰按仲連所言不過言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遊談者之誇大也

田汝成曰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十字當衍之只接遣會公子句甚好

楊慎曰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顧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

張耒曰魯仲連以布不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固仲連之所以為賢也

王世貞曰仲連跡遠而用奇

汪道昆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操音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者必聞其言而憚其謀故爾不然豈為虛言却哉

僧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主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遣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引軍而去

補曰秦將聞仲連之言為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為辯士誇辭愚竊以為信蓋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是時公子無忌且至連之智足以知其事之克濟不然則且有俶儻非常之畫以佐趙之急彼秦將



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比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讋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濟天下之務不然諛且愎矣正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時亦非逸也大事記引蘇

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



氏曰辯過儀秦氣凌髡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斯言蔑以加矣愚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爲強弱而連獨以義爲重輕此其所以異爾補曰請爲所爲却之爲去聲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頓劒之頓正曰頓二見秦策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補曰一本有也字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正曰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爲堅白同異之辨荀卿傳未以爲趙人又見列子等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爲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噲之噲事當宣王末年赧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爲赧王五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也惟以爲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聞補補曰姚云劉添聞字史有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補曰秦漢以前用右爲上如云位在廉頗右而君爲相

因藝衡曰平原君既見魯仲連不受封則自可以受之乎當不待公孫龍之言矣

邵寶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封而有罪可議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計以功功有大小猶罪有大小也罪有至于不可赦則功有至于不可不計以是權之斯得之矣許應元曰平原和魏以存宗國不為無功顧趙亡則身與之亡趙存即身與之榮不必計功也且姑以受地召兵既以致人却敵功罪適等耳

**國者以親也**補正曰故句史作親戚故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補曰勝本無功向之受封也已不當得今又欲益地是在親戚則無功受封國人則計功乃受賞輕重不論也漢光武封陰天識引此語**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又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公孫龍之辯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正曰趙勝功不贖罪虞卿此為失言

張洲曰此策文勢跌宕不迫不徐操縱有法而後一段更快人意非常策可及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五十年拔寧魏地邑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正曰按秦紀王齕取邯鄲不拔還奔汾軍取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正義云今相州外城年表止書新中大事記因之又虞韓魏楚救趙新中此策秦攻魏取寧邑非寧新中也寧鄉在朝歌屬魏或如鮑所云然以策文稱趙豹平原君為母弟推之知為惠文之世而與孝成邯鄲圍後取寧新中事不相涉也秦昭王少而魏冉為政葉陽涇陽貴四十一年冉免而二貴衰趙惠文王元年平原始封二十七年豹封平陽君此策不稱豹封則在其未封之前按魏策秦拔寧邑魏冉曰云云此策正冉用事時也鮑誤次於孝成之世而不察母弟之云何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

康海曰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行人得人則有以暢彼我之懷通二國之好苟非其人招尤取釁

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柰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日猶有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芈戎也此言葉陽爲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補曰葉陽公子俚涇陽公子市大事記謂葉陽者高陵或其別名又陵曰涇陽獨無所謂范雎論四貴王弟二人曰高按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平原君二十七年

田藝衡曰諒毅不惟辯士知以孝治天下可謂賢者矣

王守仁曰戰國之士大都反覆欺詐茂葉彝倫獨諒毅推原孝弟根極人情懇切痛快雖以虎狼之秦一聞其說不能不心折也

封趙豹爲平陽君魏公子傳稱勝爲惠文王弟而豹無紀其爲王弟以策知之也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彼又一趙豹歟不然則有舛誤也大事記解題引此而止云平原君親寡君之毋弟豈有所疑而刪之也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嗛愜也補曰嗛口簟反口有所銜也鳥獸頰貯食通作慊

**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

夭幺同小也正曰王制不殀夭注殀斷殺少長曰夭夭鳥老反少詩照反又毋殺胎夭疏胎腹中未出者夭胎已出者補曰麟鳳兩語史孔子世家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亦云梅福書載鵲遭害則仁鳥增逝類此

**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救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救邑之君有毋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正曰惠文王之世趙勢尚強秦雖屢奪趙地而趙亦屢伐秦關與之敗秦終不能逞志於趙當時之臣外則廉頗趙奢爲之禦侮內則藺相如之徒一璧之微一鼓瑟之恥爲之

死爭今而告其使曰必殺而二母弟以聽命則雖箠亡之國猶有所不受而秦豈能必趙之從哉特大言以虛喝之耳諒毅之對姚而不迫稱譬當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毅因而順其意則未免失辭使毅應之曰救邑之君之有母弟而授之以政也亦惟先王之故以共衛社稷大國馮恃其威日尋於兵是以二子大懼殄滅之及以與寡君周旋其獲戾於大國則職此之由忠而不貳臣之職也討貳勸忠大國之義也今將討二子之忠而使之釋救邑之政其何以爲勸雖大國亦將有不利焉臣不知所命以是告之庶幾不失其政矣○蕭同叔子云云此傳語○所使試使王使所使今使勿使之使如字

趙使姚賈約韓魏正曰姚賈說見秦策此章時不可考韓魏友之補曰兩友字姚云劉作反茅舉元作舉茅趙人爲姚賈謂趙王曰賈

張洲曰欲得之故友之以疑問於趙范雎爲魏使齊而齊厚礼之用此術也如作反之於義不順



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補曰姚云劉點此二字皆作之招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孟蓋爲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雛之補曰涉孟之讐四字未詳或言建信涉孟二人以其反有害於趙故以雛稱之雛然者何也補曰然者下章亦有此文法當至也字句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正曰句建陵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者補曰姚云一作君安能以無功

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功乃能害秦爾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爲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爲從然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補曰謂不能害秦則可助秦攻魏怒齊之不從則合楚以分齊二策必居一焉則圖強之計畢於此矣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約槃議於此時也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功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分齊秦見二國合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令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補無功爲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補曰之字疑當在無功下正曰秦分齊齊亡魏語不可解疑有舛誤當是分齊亡魏而衍秦齊二字蓋曰建信春申從則雖無功而其勢可以惡秦此合楚趙之策也分齊亡魏則有功而可以善秦此助秦之策也兩君指皮相國建信君成指建信君涉孟將何所擇於有功無功二者而爲智哉

謂皮相國曰補曰章首姚本有或字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正曰魏臣無考後章作呂遺未知孰是又言收河間何異殺呂遺則呂爲秦重者而衛兵正曰衛兵句亡其比陽屬南陽衛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爲之亡魏之鄙以危之正曰衛附魏者也衛兵衛被兵也兵秦兵也一本此作比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齊正曰河間近齊後言攻齊必此時併欲攻齊危時魏趙欲以封

文伯而不果正曰秦策所謂不果攻趙趙賂以河間十二縣在前事也戰國封地往往取之他國是時秦以河間地封不韋秦策稱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是也時趙方與諸侯合從欲收河間故言封不定**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此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得志正曰按史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河間後封**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正曰倍猶背也三晉之憂也倍字疑信字訛衍**今魏恥未滅**言嘗分魏之憂正曰見上文**趙患又起**患文信也**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爲三晉之憂補曰文信之憂未詳恐字有誤**齊不從**不與山東約從**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而講**元作構下同言趙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正曰下文言秦魏無趙**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成不待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趙必俱亡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爲爲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

張洲曰虞卿此言乃不辨之辨不爲之爲蓋深於長短之術者

許應元曰言魏過者見從之利不待於魏請而人人知之言王亦者見從之利人人知之而王不聽爲過總見從之當合

田汝成曰明於強弱之勢勝敗之机胸中籌策若運掌然馮忌亦察於事勢者

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彪謂虞卿反覆揣摩爲人緩頰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之趙利魏亦利矣惟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知非趙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補曰即白起前有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救守救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攻難而守者易也補曰姚本無然字者下有以字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罷音疲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正曰按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下云魏牟萬乘之公子也是中山公子牟

黃省曾曰論攻守之勢皆於觀火趙以貪地之故橫挑強秦幾於覆國幸以無息之收得免危亡而狃于一勝又謀伐燕不有馮忌之諫汲汲而已

陸深曰應侯謝相印不獨悟蔡澤之說亦魏公子牟有以啓其執耳

歸有光曰石碏曰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十處寵利之地不可不鑑孔明曰惟澹靜可以致遠惟澹泊可以明志有意哉

即魏牟非二人也又云公孫竜問於魏牟公孫竜至平原君之門正應侯同時也史赧王四十九年范雎爲相封應侯赧王之元年之喻死莊子書及稱之喻則魏牟之上及莊子下及應侯無疑說苑載此以爲公子牟謂穰侯

**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魏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

**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凡杖勒之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補曰魏牟始言身居江海心在魏闕莊子告以重生則利輕則曰雖知而未能自勝於是又得大重傷之說焉故莊子許其雖未至道可謂有其意其人可知矣所以告范雎者亦以富貴驕奢警之是時雎方擅秦權廣身封快意恩仇沉於富貴公子特自其所急者言之其微旨固非雎所得聞也正曰此二章平原君皆當與平原君不受封諸章相次舊策所載是矣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懷梁而鄙趙者正曰無考**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補曰趙一本作翻女乙反問禮注翻

張居正曰不可得猶言不可知

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正曰此不可知爲何時考之史自慎靚王四年齊敗魏趙觀津軍二十六武靈九年是後趙伐齊則有之惠文之世而不聞齊伐趙也所謂強齊當是指閔王蘇秦約從擯秦不久而解趙雖強非秦敵不得所欲亦大言耳然與抑強齊之言不能無輕重矣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

田汝成曰即建信君之助秦爲衡則不可任之明矣許應奇曰即冠論國益因所明以通之亦祖治任之說者

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歟正曰無考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正曰相國稱君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補曰句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

張君正曰此數句文類孟子田蠰衛曰國君尚不可以不賢者治國而可與色幸者同治乎吾見冠之將降而為須也

於顏色曰先王元作生補曰姚云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補曰郎中官不獨秦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補曰虛戾見秦策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王者同也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

許應元曰建信君者豈亦有龍陽之寵乎

任之為外相也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鬬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在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元作椅也輢車旁也以輦喻故云補曰詩猗重較芍猗隱綺反注依也此椅雖不同然義亦當與輢通○餘見齊策王斗章正曰舊本衛靈公近雍疽彌子暇章在此章之後下章之前今按二臣皆衛幸臣亦建信之類宜屬上下章不應自為章也彪延以其章置之衛非是或謂建信君君補正曰當有缺字或曰君字或君字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葺趙人名補曰字書解葺字蓋葺儀禮注壻俗作媞晉唐人書葺多作肯前章盛氣胥之一本按之魏策肯中一本葺二一本

晉云韓策韋夫一本肯臣蓋月耳字易混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之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侯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矣虎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

李元齡曰能言而行不逮小人之常也

湯慎曰棄地以媚人非守國之善策且河間之籍朝入而邯鄲之圍已暮合矣苦氏之策為秦不為趙也

任以事葺以為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姦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補曰一本公作合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從上文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補曰交下當有缺字即上章衛兵之事今收河間不封文信正曰不帛欲攻趙以廣河間趙欲收河間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今不與也秦必惡趙君唯飾元作釋虛懼秦覺也僞文信侯虛與之河間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正曰一本侯作疾亦難通疑侯

字當在文信下殺亂上文從僞字句意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正曰君唯飾虛僞謂合從之國虛僞難信君獨釋而不合則文信侯猶且知之也上言天下合從獨以趙惡秦故此言文信侯知趙之不合猶可以免攻也補曰從皆之恭反

張洲曰建信君以近倖取寵已之無礼多矣而責人以無礼希寫以相抗以權諷之胥失矣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爲丞相官屬爵五大夫補曰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秦爵五大夫第九劉昭曰軍吏也據此策則不特秦官趙亦有之戰國改置遞相效也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已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項羽紀成皐北門注王門此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許應元曰文明柔順以蒙羑里之難文王豈將居賤待貴以衡商耶武王伐紂以應天人之會固亦非商賈之事也希寫奉文武之道而終之以相抗以權何其自矛楯也誣聖人甚矣

魏尪音介元作尪字書無之補曰一本標或作尪貌公介公鎧二反字亦不從犯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田汝成曰此說為建信君計論當矣建信君果能圖之否也取譬亦佳

羅洪先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鼓鐸之音聞於北堂此先為聲氣以奪人之心耳如此則惧惧則為衝也速且堅矣希畢知兵故聞聲而審其名兵

用繩以繫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補曰蹯音煩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畢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必有大臣欲衝者耳衝即橫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以開說者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補曰魏牟謂趙王曰王之先帝駕犀首駟馬服今王乃輦建信君則在孝成之時明矣建信始欲合從今先言橫為國召兵罪不容誅然以嬖幸小人委國聽之罪在王爾大事記謂孝成雖有上黨將趙括之失猶能用頗牧以持國李伯之事猶能駕御豪傑愚觀其時秦兵日至疆守日蹙客所謂賊在內者切中其病未有內治而國不強者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異矣正曰大事記不驚故食不墮也愚謂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使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

山藝衡曰孝成王知人不然鮮不投杼矣

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爲齊獻書趙補曰姚本此下有使臣與復丑五字注云曾本無愚按其文未詳恐他簡脫誤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元作歸有光曰坐而致名實孰不樂有此厚利於天下而當時說者徒曰能亡燕亡韓魏能致秦孤秦見以爲有強大之名而考其實無一效驗蓋空言無當者寶即下致地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群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若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賣趙與諸國爲私非

按鮑本趙下當有王字

陸深曰一篇只用幾語助變換神駿許如史記最長此法

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補曰姚本云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愚按此文爲是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

無齊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重趙）故勸（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補曰能卑者才能卑下也○此策時不可考）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

許應奎曰此必趙莊之人耳齊人知賤莊之可以無效地必不爲此言以貴莊

四輸地也

張洲曰田駟之意何言哉謀人而自利君子不爲也況殺二人以自利乎此戰國小人之尤者

聞趙莊賤張慭貴（慭益敗從者）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正曰按史年表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趙莊此策必未虜之前豈得爲孝成王將哉）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益趙亦有）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以殺章故建信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楊慎曰趙王之逐盧陵君以燕爲說耳此馮忌輕秦重燕之說聞而不得不以情告嗚呼行逐愛弟者王之疎忌甚矣

王孚仁曰此策與范雎初見秦王景象相似而忌之辨次之

王士崧曰服子豈馮服子之謂

馮忌補曰姚本忌作悉爲盧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正曰趙記未見謂趙王曰王之逐盧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一國正曰言不畏之也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前事爾非今正曰一本秦王以以下文一以字推之當是王字誤今燕一以盧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行所行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元作免補曰此書俛免通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是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席而廕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下取廕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補曰伊尹負鼎俎干湯孟子集註所謂戰國時有爲此說者指此說

真德秀曰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同然者與張居正曰此段又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工但末三四言奇傑可愛

苑堯舜相見不違桑陰亦此類姚氏云天下傳劉去傳字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

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爲此史本其所言之故因舊

補曰一本相馬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補曰姚本作治天下舉錯非也舉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硯硯如人之癰正曰桑中有蠹以膏疢流於外如癰潰然姚云曾劉並作桑雍下同補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

張洲曰建信君之不足與治人人知之而趙王乃舉國而聽之甚哉色之足以移人也

田蠻衡曰乘醉而求欲得內而柱外嗟乎古今皆然也

許應元曰嬖寵求欲於內大臣柱法於外國之不亡者鮮矣



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補曰一本便辟左右之近者○孺子見秦齊策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柱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簷諸補曰朱子云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食又謂蟾兎桂樹之說其惑久矣然策正以此爲喻姚注云東坡本日月彫暉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補曰名偃始皇三年丁巳

唐順之曰春平侯趙王之所愛平都侯春平之所愛君臣各擁其所愛而敵國得制其權擘寵之害於人也如此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正曰徐廣引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正義云太子即春平君也因留之泄元作泄秦世鈞人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趙記二年有

幽王悼襄子元年補曰名遷史作幽繆王始皇十二年丙寅

田汝成曰司空馬智士必文信侯相知之深故與之俱亡

張洲曰司空馬料事之明若燭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韋吏也之趙補曰與字疑衍趙以爲守相守假官也馬爲之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爲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

照然趙不能用卒至於亡至以趙半賂秦恐亦非長久之策特可以少解目前事勢至此已無可奈何而況殺有功之臣趙之亡猶是也司空馬可謂戰國之智士矣

張居正曰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

田汝成曰促國恃援策不可用然馬亦先爲不可用者以當趙王蓋本欲得趙兵而將之與秦角也

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達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爲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爲寡人計也正曰高注因猶受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秦受地而郤元作郤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

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補曰王之言是馬之計非更如字可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謂爲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爲吏補曰姚本作小官未嘗爲兵爲猶治也臣元作馬謙言百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爲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也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本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王令人代使趙葱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

宝鑿曰齊之亡也得一田單而田祚再昌李牧之賢不逐於田單馬謂雖將武安期年而亡者大厦之傾固非一木所支也旧汝成曰司空馬之智全在于決趙之期年而亡不推知趙之國事而能知秦業之必成又可謂知天時者賢于李牧矣許應元曰子王死而文公喜曰莫我疾也夫趙有司空馬而不

能用廉頗既逐李牧繼誅必欲盡去其謀臣以快敵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張洲曰李牧有功于趙多矣以反間賜死觀其言及臨死狀良可痛心趙不亡何待

**將軍爲壽於前** 王趙王壽 **而捍匕首** 刃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補曰姚本注捍劉一作狎按李善注文選引此說文押兩手擊也希買反匕短劒也補履反捍捍衛匕首也 **當死武安君曰緣** 牧名補曰此因高注緣子活反說文結也 **病鉤** 短傴如鉤正曰病鉤即所謂臂短也 **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問王起居也不敬不及地爲不敬 **恐懼死罪於前** 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死懼 **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緣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 梱就也蓋爲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梱門撅也又梱拊也與揮同音袞犂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正曰一本作梱集韻以因爲梱今鮑本作梱而說乃作梱恐刊本誤梱乃木名鮑先据梱字以就地因舉身爲說迂曲又以爲梱苦本反門撅也此字頗近而通既又引相揮爲言則汨矣揮呼歸反梱自爲胡本反也蓋牧右臂短故爲木材接之如振動梱撅也匕首挾以刺人牧爲壽王前不敢出其振動有若捍匕首故以挾匕首罪姚云梱曾本作棡 **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 拜賜死之命 **縮劒將自誅** 縮當作稽集韻引也抽也 **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元作遇補曰姚氏云劉作過 **司馬門** 宮門 **趨甚疾** 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遷舍此何所聞而云乎補曰大事記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

李東陽曰李牧用兵以全取勝矣是故始驅匈奴中而攻燕終而擊秦所向皆克此誠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秦何趙王遷之闇劣也郭開之說一入遂乃斬牧而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所惜者牧耳

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使不受命韓倉安得不數之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乎愚按下章始明出誃元作訴門也誃別也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劒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爲驗也正曰銜劒於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誅牧八年邯鄲爲秦補曰終上文之日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補曰一本言之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謂元作爲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補曰一本而國亡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橫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

張居正曰趙亡本不係司空馬之去故于李牧之死事猶加詳末獨歸重于司空馬乃結法當然耳

強其勢若可爲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利不修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爲其於蹙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衆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補曰秦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而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以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云云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

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皆可互考但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有差誤耳○三請爲其爲必爲之爲去聲

黃震曰李牧養威待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即皆廢于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夫

尹起莘曰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可少延數刻之命而乃無故殺之果何爲哉然知趙之爲國用人若此歎無亡得乎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破番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史作聚補曰葱作思注一本作忿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補曰史作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牧傳有

戰國策譚概卷第六下終